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六十一回 殯劉後另貶陵墓 戮郭槐追旌善良

話說李太後還宮，就有在朝文武官員探聽消息。忽報轎車到了，一眾官員紛紛至城外恭迎。只見旗幡招展，車駕已到。眾官員兩旁俯伏。聖上一進京城，敕令接駕文武官員不必在此伺候，眾軍林軍速歸本部，另候賜齋。命光祿寺排禦宴款待三兄，著幾位隨駕大臣陪宴不表。且說曹皇后帶領三宮六妃，多少內監、宮娥，迎接太後進宮。先是天子，後是曹皇后參拜，朝禮畢，妃子宮嬪，人人都來朝見請安。李太後命各還宮，不必在此伺候，只留天子在宮。李太後嗟嘆道：“想起前情，不在皇宮已將二十載，只道永在陳州破寨中沒世，豈料今日復得回宮，皆賴包拯之功。”聖上道：“郭槐施謀陷害，必須明正典刑，安樂宮中劉太後焉能逃罪，南清宮狄母後欺瞞先帝，亦有未合，均請母後主裁。”李太後言道：“皇兒，你枉為南面之君，此事尚難明決麼？當日陳琳救你到南清宮，狄後褪襖撫育長成，雖非十月懷胎之苦，也有三年乳哺之恩。即今劉氏雖然心狠意毒，須念他是先皇元配，且免追究。惟陳琳是救你恩人，須當厚報，寇宮娥已自慘亡，須當追封族表，此事當與參政大臣酌議。至凶惡郭槐，斷然姑寬不得，速命包卿將他正刑。”天子諾諾領命，說道：“母後仁慈，世所希見。”李太後道：“皇兒，娘今日還宮，諒想劉氏無顏到來見我，我倒要進安樂宮見見他，看他怎生光景，有何言語。”說罷，李太後即喚宮娥引導。

忽有宮娥啟奏萬歲爺與太後道：“劉太後於聖駕出京之後，用紅綾自縊宮中。”天子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說？”宮女回奏道：“東宮娘娘早已吩咐，言太後回朝，乃是喜事，不必早報，且待緩些奏知，故奴婢等不敢奏聞。”李太後聽罷，嗟嘆一聲，不覺垂淚兩行，說道：“可憐他畏罪，先自尋死，豈知我並不計較。”天子道：“劉太後既然縊死，可曾入殮否？”宮娥啟稟道：“因待萬歲回朝作主，是以尚未成殮。”李太後道：“須念他是先帝正宮，他已先尋自盡，且好生殮殮，安葬先陵。”天子道：“此事不可。他雖是先皇元配，但他欺瞞先帝，罪重千斤，將他殮葬皇陵，先皇在天之靈豈容負罪之人依附陵旁？母後雖有容人之量，情理有偏，還應將棺柩另立墳塋，方於理無害。”李後道：“皇兒處分有節，依此施行便了。”當日天子下旨，將劉太後棺柩成殮，另立墳塋，不必舉哀。若論到劉太後乃是先皇正後，只因一念之差，死於非命，不成喪，不舉哀，中外百官不掛孝，只用棺柩一口，悄悄收殮，不容安葬皇陵，猶如死了無位宮嬪一般。

劉太後身亡之事交代明白。再言南清宮狄太後，只因有了冒認太子之罪，是以進宮來見李太後。當日狄太後要行君臣參見禮，李太後執意不肯，竟如姊妹平禮相敘坐下。狄太後心有不平，局促赧顏，李太後反是再三致謝，言道：“當初我兒身遭大難，多蒙賢妹收留撫養，乃得接嗣江山，洪恩大德，何以為酬？今日母子完聚，皆得賢妹維持之力。”狄太後道：“那裏敢當娘娘重謝，說來更使臣妾羞愧。但當時迫於勢所難言，一說明此事，先結怨於劉太後，實乃事在兩難。然亦不知寇宮女通知娘娘，逃出別方，只道被奸監焚害了。今娘娘得叨大信，仍在人間，實乃可喜。”姐妹正在言談之際，忽值天子進宮，朝見狄母後，狄太後大覺羞愧。當日李太後又差內監往楊府邀請余太君進宮，太君請安畢，敘談一番。頃刻間內宮排宴，三尊年一同暢敘，各宮都排喜宴，不能一一細述。

次日天子臨朝，百官朝見已畢。天子說道：“包卿，朕思寇宮女曾將寡人母子救出，投水而亡，今陳琳現在亦有救主之功。生死之恩，據卿應如何旌贈。郭槐罪惡滔天，如何正法，卿家也須代朕處分。”包公奏道：“啟上陛下，寇宮娥有功慘死，應得追封，可起柩附葬於皇陵腳下，再建祠廟，追封為天妃元母，旌表流芳，永受香煙。陳琳身為內監，忠貞救主，加封公爵，另建府第，禦賜宮監侍奉，永食王家厚祿，死則敕附太廟之中。郭槐害幼主於先，謀主母於後，斬絕王家宗嗣，十惡大罪，例應抽筋割舌，粉骨揚灰。臣擬如此，伏乞聖裁。”天子道：“依卿所擬。”即著包公押郭槐赴市曹正法復旨。包公道：“臣啟陛下，郭槐、陳琳俱為內監，郭槐害主，其心險惡；陳琳救主，其善堪嘉。二人之心，有大淵之別，可著陳琳督同往觀正法，使其悅目爽心，庶不負他救主之功。”天子聽罷，喜道：“卿處置得當，深慰朕心。”即下旨到南清宮宣召陳琳。

是日退朝，眾官各散。包公回到衙中，著百十差軍，往天牢調取郭槐。這郭槐連日飲食不進，也不知饑寒，問他不言不答，猶如癡呆一般。當時提至法場上，包公與陳琳先後齊至，見禮畢，二人分東西對坐。郭槐赤著身體，綑綁堅牢，朝上下跪，正乃善惡相對。包公吩咐行刑，刀斧子領命，因系凌遲之刑，故安放一大桶在側，先割去手足，一刀將頭顱斬下，拋入木桶之中。老陳琳點頭長嘆一聲，不覺呵呵發笑道：“郭槐，可恨你當初立心不善，欺君害主，罪重深淵。只言歷久年深，並無報應，豈知天理昭彰，不容脫漏，分明報應不爽。”此番竟樂殺老陳琳，呵呵大笑。只因他年紀已近百歲，氣息精神到底衰弱，一刻間笑至氣不復返，有呼無吸，倒在交椅中。包公即命左右呼喚，不見答言，眾人都吃一驚，啟上包公道：“陳公公笑得氣絕了，喚之不醒，想已死去。”包公聽罷說道：“不用喧嘩，倘若解救不來，奏知聖上，然後成殮便了。”眾軍奉命解救陳琳，取來通關藥末之類，用參湯灌下，豈知身體漸漸冷凍如冰。一眾役人稟知包公：“小人等用藥救之不活，除非大人的禦賜法寶可救。”包公道：“陳公公並非冤枉而死，縱有還魂之寶，亦難救轉。”吩咐且將屍首看管，待奏知聖上，然後開喪收殮。眾軍領諾，包公離座，走近一看陳琳，長嘆一聲道：“可惜陳公公，今日反是包某害你身亡，念你年高九十有零，雖未壽享期頤，惟生死本何足惜，只要馨香百世，青交流芳，雖死猶生了。”言罷，喝道：“進朝復旨！”

天子一聞，又悲又喜，喜的是郭槐正法，報卻母子宿仇，悲只悲笑死老陳琳，未受封贈而身先亡。即詔著文武官員，代朕設祭，令合宮內監盡至法場伺候，人人掛孝穿素。眾皆嗟嘆郭槐害主，粉骨揚灰，正如其罪；陳琳忠心救主，功勞重大，只可惜未受君恩而先死。今日得天子知恩報恩，令許多大臣祭殮，亦可謂生榮死哀了。

不表眾人爭羨，且說郭海壽久慣清貧，不貪繁華，不願為官受職，只要回陳州居住。天子款留不住，李太後不覺動悲，喚道：“孩兒！我母子相依十八年，受盡多少苦楚，而今離災得貴，理當在朝伴駕，娘也得時常見你。因何執意要回陳州？撇別為娘，實不該當。”海壽道：“母親休得愁悶，兒原是久樂清貧，母也洞知。況在朝禮數不周，豈非見笑於各位文武大臣？娘今已得親生兒子聚會，今非昔比。陳州離王城，不到三天路程，兒可常常來往，承歡膝下，望乞聖上母親，恕臣兒逆旨之罪，深沾洪恩。”郭海壽雖然如此說，早已含著一汪珠淚。他天性至孝，原不忍離親，只是不願在朝。李太後與他相處將二十年，豈有不知他的性情，萬事未有一次逆。許母意，今不願留此，也出於萬不得已。故李太後不敢苦留他，下淚道：“兒且等候數天，前者聖上已著令陳州地方官趕造府第，且待王府告竣時，差官送你榮歸。”郭海壽依命等候。當有潞花王、靜山王、汝南王與六卿四相大臣都敬他是當今聖上的恩兄，又知是大孝賢良，所以今日我請宴，明日他邀迎，不能細述。

且說李太後今乃苦去甘來，居處寧泰宮，安享暮年之樂，天子並後妃每早請安。當日李太後細加觀察，眾後妃姿質不一，惟有龐氏貴妃，雖則花容月貌，姿色嬌妍，然而柳眉有殺氣，玉貌現凶形，看來此女決非循良之婦，實乃劉後一般人物。一日後妃俱不在侍，李太後叮囑皇兒：勿將龐妃加寵，他蛇蠍成性，妒忌生心，如加恩倍寵，他必要乘風作浪。天子謹遵母命。太後道：“寇宮娥、陳琳已死，未沾國家點滴之恩，須及早追封，使他仙靈有感。包拯有此忠勞，也須加思隆爵。郭海壽執意要回陳州居住，不必強留，且加封官爵，從厚賜齋，以酬供養之德，前旨著陳州地方官員建造府第，諒可告竣，可使海壽進府居住，皇兒須早頒旨。”天子領命。

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